



随园大家丛书

吴智龙 钟振振 著

唐圭璋
词坛耆硕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随园大家丛书

吴智龙 钟振振 著

词坛耆硕

唐圭璋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坛耆硕——唐圭璋/吴智龙,钟振振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

(随园大家丛书)

ISBN 978-7-5651-0969-0

I. ①词… II. ①吴… ②钟… III. ①唐圭璋
(1901~1990)—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0247 号

-
- | | |
|------|---|
| 书 名 | 词坛耆硕——唐圭璋 |
| 丛书策划 | 丁亚芳 戴联荣 |
| 作 者 | 吴智龙 钟振振 |
| 责任编辑 | 王欲祥 向 磊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
| 电 话 | (025)83598919(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
| 网 址 | http://www.njnup.com |
| 电子信箱 | nspzbb@163.com |
| 照 排 |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
| 印 刷 |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8.25 |
| 字 数 | 178 千 |
|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51-0969-0 |
| 定 价 | 25.00 元 |
- 出 版 人 彭志斌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壹 少年情味

- 一、回首溪如练，樵径散风烟 …… 003
- 二、寸庭灯影短，少年情味长 …… 011

贰 叩学萍踪

- 一、叩学初登道，吴门始立雪 …… 023
- 二、巴蜀漂泊客，乱离散天涯 …… 052

叁 梦桐情缘

- 一、两情常缱绻，谁复慕神仙 …… 075
- 二、生死两相望，洞箫守梦桐 …… 084

肆 词学际遇

一、词华怀容若，博学著宏篇 …… 097

二、哲思评婉雅，圣手谱妙章 …… 142

伍 桃李天涯

一、嘉言燃烛炬，德行耀木台 …… 171

二、桃李尊者宿，千秋仰教泽 …… 193

附录：唐圭璋先生年谱 …… 212

唐圭璋主要论著 …… 244

参考文献 …… 257

壹

少年情味



潮起潮落。往事如昔，关于唐圭璋儿时的记叙，已经变得影影绰绰，那一段情味深长的少年往事也已经激荡为其生命长河中的点点繁星，难以捕捉。

词学大师唐圭璋从少年时代便历经苦难，他的人生之路，也从这里开始扬帆远航。从一个书香门第呱呱坠地的男婴到名声响彻词坛的一代耆硕，唐圭璋的少年经历构成了他成长之路中一段别样的风景。

这是一段不算快乐的回忆，幼丧双亲，寄人篱下，让原本快乐、无忧的少年生活增添了几分愁绪和烦恼，然而儿时几位启蒙老师的爱惜有加，又让唐圭璋的少年生活多了几分活生生的人情味儿，虽是草草地领略了“寂寞凭谁说”的滋味，却也在辗转的少年求学生涯中提前见知了社会的冷暖。

也许，少年不识愁滋味，少年唐圭璋虽然早早地品尝到了成长的苦痛和责任，但也无法打磨掉他作为一个有志少年的棱角，他正经受时光的蹉跎，慢慢成长。



回首溪如练,樵径散风烟

回首过去,往溪如练。无论它是经历过多少倾泻沉淀,又或者消融过多少雨露风霜,风烟逝去,我们总会淡忘它那曾经的景象。唐圭璋的一生从这里拉开帷幕,从这里,开始了他或是蹉跎、或是辉煌的一生。此时此刻,我们无人知晓,在那个往夕如烟的日子里,是什么样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境况。就让我们拨开樵径上的风烟,还原那些尘封岁月里最初的模样。

在南京秦淮区的光华门内,有一条叫做大石坝街的街道,1901年1月2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一个生命在这个小巷中的一座红门槛的宅子里降生。这条呱呱坠地的小生命,在孕育了千百年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了,扎扎实实地、严谨细致地编织着自己生命的花环。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词学泰斗、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唐圭璋。唐圭璋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洋洋喜气,一股清脆的哭声爽朗地流向了大石坝街,冲淡了隆冬时节江南街道里的寒湿气息。

雪莱说:生命也许会变化,但不会消灭。唐圭璋的生命在这一刻被赋予了生命应有的价值,当作为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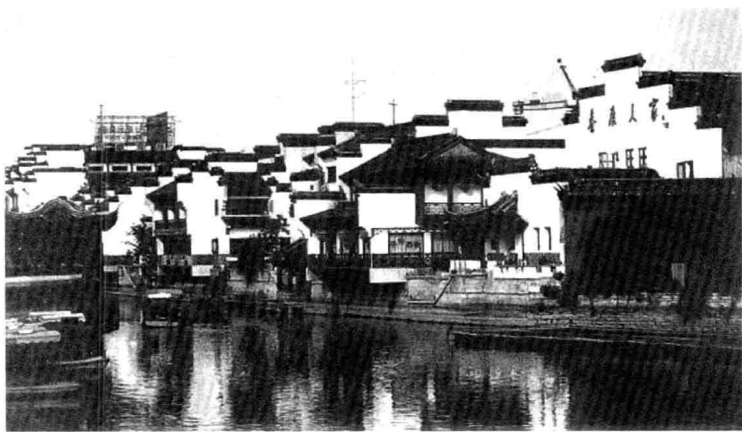
界的时候，谁也无法预料他的一生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施蛰存先生在唐圭璋 85 岁寿辰称他为“词林耆硕”，这形象地展示了唐圭璋毕生从事学术研究的成就和他严谨治学精神所凝聚起来的生命之光。他从事了七十余年的学术工作，创作了词学研究的皇皇巨著，以及他培养的后人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成为词学史上光辉的一页，持续和保留至无尽的世纪。

这位在词学的世界里徜徉了七十余年的学术名人，诞生于新世纪的诞生之始，从出生开始，他就注定要与这个世纪结下不解之缘。唐圭璋排行老五，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唐圭璋的大哥唐焕章、二哥唐汉章、大姐唐凤章、二姐唐俊章、妹妹叫唐鸿章，父亲给他取名为“圭璋”，取“有了瓦窑，定出圭璋”之意。后来，唐圭璋自己起了字“季特”。在词学的世界中，唐圭璋确实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依靠自己的努力，从秦淮河边的大石坝街的“瓦窑”之中历练成了词学界的“圭璋”之才。

1901 年 1 月 29 日，就在唐圭璋出生后的第六天，清廷下诏变法，实行新政，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更法令、破固习、求振作、议更张，实行“新政”。上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之，法令不更，固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因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

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这是新的时代到来的声音,虽然年幼无知的唐圭璋还没有察觉,可是新的世纪即将揭开的新帷幕,正在悄然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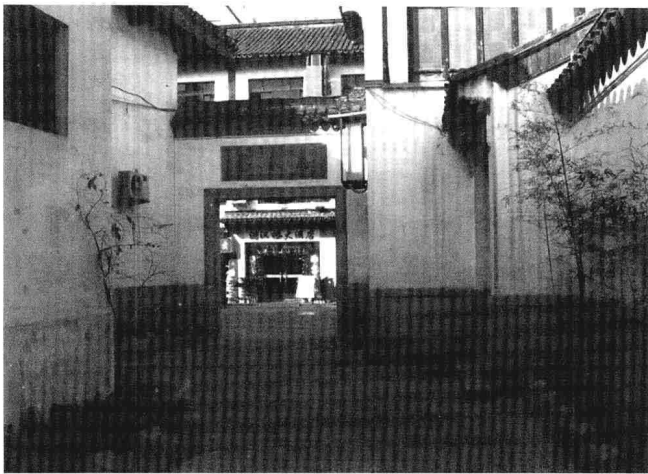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以前,南京自午朝门至光华门一代是满人居住的地方,唐圭璋出生的这座红门槛的唐宅就坐落在这一带。大石



◎ 秦淮河

坝街位于秦淮河畔,秦淮河是南京古老文明的摇篮。远在石器时代,流域内就有人类活动。从东水关至西水关的沿河两岸,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和居民地。六朝时更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商贾云集,文人荟萃,儒学鼎盛。隋唐以后,渐趋衰落,却引来无数文人骚客的凭吊,咏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宋代逐渐复苏为江南文化中心。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代,是十里秦淮的鼎盛时期,明末清初,秦淮八艳的事迹

更是脍炙人口。金粉楼台，鳞次栉比；画舫凌波，桨声灯影构成一幅如梦如幻的美景奇观。然而，这一切奢靡繁华的景象似乎和唐圭璋质朴、谨严的性格不相对应，唐圭璋只是摄取了其中文人贤士多驻足留恋的风雅情格，融为自己的独特性情。他过滤了秦淮灯影中的花红酒绿，吸收了秦淮水中的温婉凄迷，在自己



◎ 乌衣巷

小小的心灵中培育出淡雅绮丽的词学萌芽。唐圭璋的幼年时代就是在秦淮河边度过，也许，在和玩伴的追逐打闹中，误闯过乌衣巷；也许，在清晨的无聊张望中，看到过王谢堂前的家燕。小小的唐圭璋无数次地与江南文人气息浓郁的亭台楼阁发生了碰撞，他喝着秦淮河的水，看着秦淮河的景，听着秦淮河的水声，培养了江南富丽地恬雅的文人气质，使他懵懂无知的身体中早早地就流淌了词的血液。

唐圭璋父亲唐古香是满族人，先世驻防江宁甚久，因此寄籍为南京人。他是一位传统的私塾先生，唐圭璋家周边的孩子都由他教授着，“八岁孩提子，从师入学堂。整容端坐席，开口诵琅琅”。周边的孩子八岁才开始到父亲处学私塾，唐圭璋六岁时就跟着父亲读私塾，开始学习《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从祖辈身上，唐圭璋耳濡目染了淡泊自守、安贫乐道的节操。尽管那时清政府已经废除了科举考试，下令兴办新式学堂，但不少百姓人家一段时期内仍以旧学作为子女的启蒙。这样的青灯课读、舐犊情深，对于唐圭璋来说太过匆促，他只学习了四年的时间，就和这种静心读书的日子告别了。1907年，父亲唐古香因病去世，唐圭璋便失去了父亲的庇护，面临着没有书读的困境。少年失学对于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正是唐圭璋渴望知识、渴望读书的时候，再多的困境也无法阻挡他求知的愿望。于是从那时起，他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这性格对他以后辗转的教学生涯和甘于寂寞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大有帮助的。家道中落不丧志，很多人都做不到，唐圭璋却做到了。他坚持努力学习，有时候也帮着母亲干点儿家务，其余的时间他就待在书房里读书习文不辍。他的勤奋刻苦是邻里出了名的，而且这种勤奋的名气一直伴随着唐圭璋的一生，无论他搬到哪里居住，或长或短，他勤奋读书的性格总是能很快就在邻里之间传开。严父已逝，没有了父亲在私塾的庇护，他反而更加独立专注；没有了父亲的谆谆教诲，唐圭璋只能花更多的时间在潜心苦读上。幸有母亲张氏的爱顾，唐圭璋得以跟随一位姓贾的塾师读书至十一岁。在几年的私塾时间里，唐圭璋表现出了对中国

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典籍的研读上。

然而，幸福的读书时光又是短暂的。辛亥革命之后，南京满民受到极大冲击，在除旧布新、民国肇始的激荡日子里，唐家祸不单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很多革命党人开始屠杀满人，一时间满人人心惶惶。当时杭州、河南等地杀满人，把砍下的人头扔进井筒子里，一个一个的井筒子，填得满满的。优待清室条文的墨迹未干，那些会道门组织的革命党徒就对满洲人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大屠杀。接连杀了好几天，才在中央政府的一再制止下停刀。

整个辛亥期间，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的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



◎ 唐圭璋小影

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城来，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就自杀，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

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在使馆附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排满”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也在一个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

鲁迅的文章已经反映了，武昌城的传教士也说街上躺着两万多具满族男女的尸体，死得很惨（其中八百具单独放在一扇大门外）。西安、杭州、广州、南京等地都发生过大规模民族报复行动，逾十万满洲人被残杀，所以当时的满人一般都说自己是汉人，也改了姓氏，换了服装和发饰。

关纪新教授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记一则往事：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圭璋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圭璋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

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由此可见此事给唐圭璋年幼的心灵造成的阴影和伤害,不仅是一时一地的暴力,还有在历史中时隐时现的延续。

辛亥革命期间满人死难的具体数目不可考,单就驻防兵丁而言,《辛亥殉难录》也只可根据姓名可考者作粗略估计,西安驻防 2 248 人,江宁驻防 706 人,福州驻防 98 人,荆州驻防 403 人,京口驻防 322 人。在各式各样的辛亥记录中(亦包括革命派阵营的回忆、旅华外国人的叙述),杀满人、旗人的情状可谓惨烈。辛亥革命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深重得多。

当时,当唐圭璋的家中也听闻革命党人抓到满人就会砍头的流言的时候,唐圭璋的母亲十分害怕,只好将唐焕章入赘到她的哥哥家,将唐汉章和唐凤章给他们的姑母带去西安,张氏则自己带着俊章、鸿章和圭璋一起到南京香铺营他们的姨父家避难。唐圭璋的姨父是汉族,靠机织为业。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他们又开始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唐圭璋刚刚从父亲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母亲又于唐圭璋十一岁时辞世,留下了唐圭璋和他孤苦无依的兄弟姐妹。幼丧双亲,这对于幼年的唐圭璋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当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也多次长叹:“一生忧患,独我何多!”幼年失怙,就是他人生起始的惨痛磨砺。



寸庭灯影短,少年情味长

灯影秦淮,那是属于繁华中的风景;寸庭寂景,孰能体悟季特幼年失怙的无助和彷徨。灯影苦短,暗的是寂寞深深的庭院,命途多舛,长的是方刚少年五味杂陈的情愫。唐圭璋欢乐的童年是短暂的,短暂到甚至还没有能够体味幸福和欢乐的年龄,当现实的创伤一遍又一遍向他幼小的心灵上袭来,这个十多岁大孩子,早已习惯了挫折和磨砺。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许,他早已识了,而曾经求学的梦想让这颗饱经磨难的心具备了强大的力量,当血气的年少即将来到的时候,那些曾经的苦痛已成为过往,唐圭璋正靠着自己的努力,朝着原初的理想,大踏步地前行。

母亲病逝之后,家中就靠俊章替人做针线,唐圭璋做小贩以维持生计。唐圭璋当时就常常在新街口一代,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附近卖香烟、花生、瓜子等,小小的年纪每天都背着重重的货物步行好几里路。在空闲的时候,唐圭璋也从不休息,抓紧时间读两句书,背一两首诗词。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了多久,后来唐俊章嫁到安庆,唐鸿章给郎家做了童养媳,唐圭璋则寄居于舅父家中,原本支离破碎的家就彻底地解体了。



◎ 南京胜利电影院

舅父是名小杂货商，开了间小杂货店，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随自己当学徒。照理说，失去双亲的唐圭璋已经算是漂泊无依，读书早就成为了遥不可及的事情，能够学到一门手艺也算是掌握了一门求生的技能，也能够早日踏上社会，脱离亲眷的照料，毕竟，寄人篱下的滋味总是不好受的。而矢志读

书的唐圭璋却不想就此中断自己曾经的梦想，他不想丢弃自幼学习的知识和深深扎根于内心的读书梦想。终于，在自己的坚持下，他得以在1912年步入南京市立奇望街小学。读书期间，唐圭璋因身世原因，喜读《陈情表》、《祭十二郎文》、《泷冈阡表》等文章。古人文章中的真挚情感常常能够唤起唐圭璋彼时彼刻的内心情感。小学校长陈荣之先生十分怜惜这个好学上进的孤儿，不但减免了他的学费，在物质上时有照拂，提供他书本和文具，还经常把唐圭璋邀到自己东牌楼的家中，谆谆慰藉和勉励，安慰他不要悲观失望，要努力上进。后来唐圭璋自己回忆说：

在当时那样困厄境况中的我，得到陈先生慈祥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支持，就像和煦的春风，吹拂曾经受到